

读者的双重性格

□ 郁喆隽

“二战”时期,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镇上,有一条名叫天堂的小街。经过一夜的轰炸,整条街的人差不多都去了天堂。小女孩莉赛尔因在地下室读书而幸免于难,她最后从瓦砾中捡起来的也是一本书。这是电影《偷书贼》中的一个场景。导演赋予了读者特殊的祝福。在这个深度阅读成为奢侈品的时代,很多人或许不能理解她的选择。

读者是孤独的,这种孤独并不可耻。因为阅读是世上最为私密的事情之一,和饮食男女一样,别人无法代替你进行。我们中的有些人能够在书中安静下来,掩饰、逃避、躲藏,远离外界的纷繁芜杂、滚滚红尘。当你打开一本书,就好像建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、一段永垂不朽的长城。你就是这个王国的君主,没有你的允许,旁人无法进入。你打开一本书,又仿佛种下一片桃园、铺上一片青草。你安坐青草之上、花雨之中,平静宁谧,独享清香。你打开一本书,又如同发

现了一汪不老清泉、一缕春日晨光,刹那永恒,物我两忘。有了这种孤独,我们便能直面本心,读出一个自己来。读者享受孤独,感悟一页一世界。一名纺织女工在休息间隙抽时间阅读

阅读者是冒险的。当你打开一本书,等待你的是各种邂逅、不期而遇。每一页书中都隐藏着飓风或漩涡,让你直上云霄或遁入幽冥。每一页书中还可能闯出各色奇怪角色,海盗、学究、王子、乞丐、精灵、神明。他们从无名中来,却会把自己印在你身上,用你的躯体获得新生。每一页书中也许还蕴含着各种心境情绪,让你时而唏嘘不已、痛哭流涕,时而又情不自禁破涕为笑。你打开一本书,又好似开启了一条可以随意穿梭的时空隧道,瞬间拥有了一双可以御风的翅膀。每一页书中还可能隐含着—场涤荡一切的头脑风暴、一场迫在眉睫的革命,打开它你可能坚定如往昔,也可能瞬间“三观”尽毁。在书中,百年乃至千年

前的先贤、怪才与你同在。在书中,你可以与古人窃窃私语,也可以与他们唇枪舌剑。而每当你合上书页,你都不再是打开它时的自己——人不能两次打开同一本书。

阅读是一种瘾。莉赛尔为此要去纳粹市长家的书房偷书。在以百万年计的人类进化史中,读者染上了这种瘾。曾看过一张照片:1940年德国空军轰炸伦敦之后,位于西区的荷兰屋图书馆几乎全毁。但有几个绅士站在废墟之中忘我地翻阅着幸存的书籍。如果真有一天,我们的文明可以不再通过阅读而延续,那么今天请还让我过把瘾。

阅读是一种祝福,也是一种诅咒。读者如果有一部《创世记》,伊甸园中可以没有生命树,但一定有一棵智慧树,树上结的不是苹果,而是书。即便要冒被逐出伊甸园的风险,也要伸手去采下一本书。

——摘自《书城》

文苑

好人

□ 爱玛胡

要过春节了,门诊的病人却一点儿不见少,大多是想趁年前看病开点儿药。

我屁股不挪窝地一直看病看到下班时间,眼看门口没有病人了,隔壁诊室传来锁门的声音。我站起身,伸伸腰和脖子,准备洗手下班。

刚关了电脑,门口一个人影一闪,又晃了回来。那是个60多岁的男子,貌不惊人,穿着旧棉服,手里拎着个大行李包,看上去沉甸甸的。他拿着挂号单问我:“看病在这里吗?”我说:“下班了,去急诊吧。”看他脸色不好,我想:只当做个好事吧。接过挂号单,我把电脑重新开启,说:“算了,我给你看完病再走吧。”他有点儿局促地跟我道歉:“耽误您时间了。”他坐下,把包放在双腿间,夹得紧紧的。

原来,他刚刚在开车时突然感到心慌,心跳得很快,当时人就快要晕过去,眼前一片模糊,出了很多汗。亏他还晓得把车开到路边停下。他坐着歇了会儿,感觉好些了,抬头发现正巧在医院旁边,就挂了个号。我一听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,于是检查了血压、心跳,开检查单:“你应该是心律失常了,去查血、做心电图。我估计你得住院。”

他一听就急了,双手直挥:“医生,我不住院,你给我开点儿药吃就行。”

怕住院的病人不止他一个,我说:“不管住不住院,检查你总要做,那样我才知道该开什么药给你呀。”

他觉得有理,接了单子,拎包要走。我说:“心脏不好还拎着重物满楼跑,出事我可负不起责。包就搁这儿,没人拿你东西,我帮你看着。”那包的四角都磨得起毛了,能装什么好东西!老人就是这样,啥都当宝。

他犹豫了一下,把包放下,走了。我起身把他的包踢到桌子下面,别说,还挺沉。我上了个厕所,刚晃回来,他就进门了,手里拿着报告——果然是心律失常,还好没有缺血。我劝他最好留院观察,但他还是坚持只开药不住院。他说他有事,要宽限两天,已经打电话叫人来接他了,路上不会出事。

强求不得,我开好药方签好字,递给他时间:“什么事比命金贵呢?我搞不懂你。”他说:“医生,你不晓得,我带了一二十号人做工程,年底好不容易才结清账,一百多万在包里,我要赶回去给大家发工钱过好年。”

一百多万?一百多万什么?我傻了,指指桌下的包,他点点头。我脑海中闪现出各种拖欠工钱、被跳楼索薪的黑心老板的新闻报道,脱口而出:“你真是个好—人呀!”又说,“那你可千万注意,一忙完就要看病,好人要活长一些。”

这时,接他的人来了,弯腰从桌底把包拽出来。我说:“你心也真大,一百多万就交给不认识的人管。”

他冲我笑道:“我知道你是好人。”——《病人看病医生看人》



点 滴

躬身入局

□ 苗向东

我为桥梁,凡事可渡。

谈判专家给手下人提了一个问题:水田埂上,有两个人挑着担相对走来,想要过去,就必须有一个人下到水田里。可春寒料峭,下去鞋子湿了还弄一脚泥,冻个半死,于是谁也不愿意下去。两个人吵起来,长者说:“你年轻,你下去。”年轻人说:“我的担子重,下去很难起来。”长者说:“我的是新鞋,下去就毁了。”年轻人说:“我的脚砍柴时受伤了,我下了田,伤口会感染。”争来争去没结果。谈判专家问:“现在你们是调停者,怎么劝?”

一个人说:“劝年轻人下去,我们应该尊重老人。”有人反驳:“年轻人担子重,下到田里陷下去就起不来了,如果再让老人来拉,很可能把老年人拉下水,还不如让老人下田。”有人说给年轻人一双水鞋。有人说:“农村哪来的水鞋,再说水鞋也没那么高,还可能会进水。”

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。谈判专家说:“如果你们把自己当局外人,怎么可能说服。如果你脱了鞋,走到田里,说,老人家,担子交给我,我替你挑会儿,你侧身过去。他们过去后,调停人再把担子交给老人。”

听到这儿,大家幡然大悟。谈判专家最后说:“我们当调停人的,不要当旁观者,高谈阔论,指手画脚。而要把自己放进去,扶一下、推一把、挑一肩,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这叫躬身入局,把自己当成解决问题的关键变量。”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争着为父亲捐肝的姐妹

□ 许永海

爱就是我们储备的最好的良药。

57岁的方大伯是宁波人。方大伯虽然矮小瘦弱,但他用坚强的双肩撑起了整个家。两个女儿听话懂事,一家四口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。然而,一场不请自来大病打破了这个家的幸福。

2019年7月,方大伯反复出现乏力、胃口不佳,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肚子胀得厉害,整个人也没了精气神。方大伯去医院,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,他腹腔有大量积液,被医生确诊为“肝硬化失代偿期,腹水”。听到这个结果,方大伯人当场蒙了,这可是不治之症呀。

方大妈把检查结果小心地告诉了两个女儿,听到这个结果,两个女儿捂着嘴哭开了,她们想不到心善开朗的父亲被病魔给盯上了。大女儿小娜把泪擦干,语气坚定地对母亲和妹妹说:“现在医学发达,不管花多少钱,都要把爸爸的病治好。”

经过咨询,医生告诉小娜,如果想要彻底地医治方大伯的病,换肝是最有效的办法。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,早已做好捐肝思想准备的小娜对来查房的医生说:“医生,我来捐肝,不用再等了,马上安排手术吧。”刚刚大学毕业的妹妹小洁拦住姐姐说:“我年轻,比你更适合捐肝,由我来。”小娜却说:“不行,正因为你年轻,不适合。”小洁哭着对姐姐说:“我也是爸爸给的生命,我年轻,让我来。”两姐妹为捐肝争执不下。

看着争执中的两姐妹,方大妈流出了眼泪。躺在病床上的方大伯却坚决不同意:“你们还年轻,以后人生道路还长,捐肝对身体不利,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。”小洁抢着说:“爸,我们家没有男

孩,您从来不重男轻女。有书让我去读,有好吃的留给我。记得有一年,妈妈大病住院治疗,眼看就要开学,学费还不知从哪里找,是您找亲戚们一家家地上门借钱,我才得以继续上学。现在,轮到我为您出力了。”小娜也抢着说:“我是大姐,不用再多说了,由我来。”经过反复劝说,最后方大伯终于同意了“活体捐肝”的方案。

经过医生一系列的相关检查,方大伯的两个女儿都符合肝脏移植条件。听到检查结果,小娜却偷偷地找到医生:“我妹妹还小,这么大的手术,肚子上肯定会留疤,万一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?反正我已经结婚生孩子了,让我来。”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后,小娜悄悄地把母亲拉到一边把自己的决定说了。

2019年12月1日,小娜和父亲一起被推进手术室。在随后4个小时的手术中,医生从小娜的身上切除了480克的肝脏,移植到了父亲身上,小娜捐肝手术完成。紧接着,方大伯历经9个小时的肝脏移植手术也顺利结束,他被送进重症监护室进一步观察、治疗。麻药过后,从疼痛中醒来的小娜第一句话就是:“护士,我爸爸怎么样了?”得知手术成功,她才放下心来。小娜术后身体恢复得不错,9天后,就顺利出院。方大伯也转回了普通病房继续治疗。

捐肝救父,亲情如山。但恢复中的小娜却淡然地说:“是父亲给了我生命,捐肝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,只要父亲能重新健康起来,做什么我都愿意。”此时,妹妹正陪在姐姐的身旁,一脸怜爱地看着姐姐。姐妹同心,其爱熔金啊!

——摘自《做人与处世》

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



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

电话:0352-2050272
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09

电话:0352-2429838

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

自办发行

全年订价:258元